

热历史

柳宗元在永州的孤独与进取

□溪客

永州在中原为中心的版图上,是楚地的南极。在南方成为诗意的代名词前,它是蛮荒的,山水穷险峻。对外乡人来说,只有获罪才会被流放至此。这里的人们,也许一直想走出去看外面的世界,例如怀素;也有人少年时便许愿要不远万里来这里朝圣,例如徐霞客;更有人被迫寓居此地,度过人生的五分之一,留下了最深刻的孤独和关怀,例如柳宗元。

▶连环画《柳宗元》



一 路逢千丈木,堪作望乡楼

踏足永州,先登东山,那是零陵古城的最高点,在唐代起这里便有一座法华寺。清宗稷辰纂修的《永州府志》载:“府城地形高下起伏,冈阜缪绕,郁然耸城之中者,高山为最。联亘于城东隅,故又名东山。高山有唐时寺,后府学建而寺始坏。”它和以岳州窑闻名的樟树港镇的那座法华寺同名,都属天台宗。天台宗的经书法,有着如诗一般的韵律,对隋唐文学影响颇大。

登东山,游法华寺,一人或携挚友都可,这里的幽静不适合高声语。寺不大,建筑上唐风已然不存,院子里打扫得很是干净,扫帚码放整齐。在崎岖山路中行走,小径似有若无,潇水就在附近和湘水如约相汇,孤舟和蓑笠翁也在附近永恒结伴,诗意从四面八方赶来,万古忧愁则如青翠欲滴,沾衣欲湿。有一个唐人的身影在前方奋力行走,他用很少的字,很节制的情感,表达了万世的孤独,他的不长人生之旅,传递着永恒的进取。这个人就是唐时寓湘名士柳宗元。

柳宗元与担任过湖南观察使、潭州刺史的裴休一样,都是河东郡人,同属“河东三著姓”,世代为官。贬谪来到零陵这个“楚南极”之地,他异常愁苦。初来永州,柳宗元无处可栖,寄居法华寺,督促仆从伐木建亭,以临风雨,其心情或如长沙窑诗文所云“作客来多日,常怀一肚愁。路逢千丈木,堪作望乡楼”。受母亲影响,自幼好佛的柳宗元,在这里继续着思想火花的碰撞,虽天台宗把他列入重要俗家弟子,但他却“儒释兼通,道学兼备”,仅从佛教中领会义理,以图“统合儒释”。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高度,又和韩愈一起倡导古文运动,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

二 他用最少的字
吟出了最深刻的孤独和积极

湖南曾在史前文明中占据高地,此后沉寂颇久。一直到了汉代,因为防范南越国的战略地位,长沙王才展露一些特殊气质。真正的光芒重启,则是中晚唐五代和宋。这个时期,具有文化和思想力量的名士纷纷来到湖南,而走出去的湖南人也成为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经典背影,代表着经济活力的长沙窑则通江达海,承载着唐文化的魅力征服世界。柳宗元和他的作品,以及他在永州山水基础上丰富的潇湘意象,都是这一时期不可不看的风景。

世代为官,却在宦海里一再下沉,正当青年,却逐个失去至亲,似乎被人生抛弃的柳宗元,在潇湘之源的青山绿水里,却还在关心民众,忧虑他们的衣与食,感慨他们的疾与苦。从后世来看,他是颇有见识的政治家,更为人称道的却是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。而我认为,柳宗元的冷峻里,蕴含着一种特别的浪漫主义,和黑格尔一样,他除了是哲学家也是一位美学家。

他生性并不淡泊,一直积极进取,在磨难困苦中,始终践行着某种浪漫,是故严羽评价“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”。而他构建的意象美学,被苏轼高度赞扬:“所贵乎枯淡者,谓其外枯而中膏,似淡而实美,渊明、子厚之流是也。”南宋的画家马远,与中唐诗人柳宗元当属伯牙子期。

柳宗元在潇湘之源满目苍翠里,凝练出最简练深刻的孤独,而马远仅用淡淡几笔,便把柳宗元的“寒江独钓”刻画得形神兼备。两个人对生命的终极热切询问,都用了节制而冷静的方式。

柳宗元在永州十年,修炼出强大的心理承受力,以至于再受到更大的打击后,在柳州依然做出一番政绩。他用诗意和哲思,千年来一直与后世对话,不分时代与国界。在潇湘的山水和意象里自愈,是他不幸人生中的幸运,也是湖南文化的幸运。他的思想、文风和意象,在长沙窑诗文和瓷画里都可找到呼应,那种对艰辛的直面,对生命始终不减的热情与思考,那种咏之不尽的浪漫,竟是用浅近有味的语言去表达,而落在坚定的行走中。 (《潇湘晨报》)

文史小考

便桥会盟:以心理攻势退兵百万

□罗慕赫

渭水,一条见证了无数中国历史重要时刻的河流“文王梦熊,渭水决决”,在渭水旁,周文王遇见了姜太公,姜太公辅佐文武二王灭商兴周;“我送舅氏,曰至渭阳”,秦康公送舅舅重耳到渭水之北,重耳此去将就晋国国君之位,是为晋文公,春秋五霸之一……

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不久。突厥颉利可汗、突利可汗合兵十万,入寇唐朝西北重镇泾州(今甘肃泾川),之后颉利可汗更是引兵至便桥北,此地距长安城只有四十里,朝野为之震动。颉利可汗派出心腹

执失思力出使唐朝,想窥探其虚实,伺机而动。执失思力佯称两位可汗将兵百万之众,而且已经集结在便桥北了。李世民知道唐朝决不能示弱,对要回去复命的执失思力说:“我与突厥面和亲,汝则背之,我无所愧,何辄将兵入我畿县,自夸强盛?”说罢,令人扣留执失思力。

李世民对突厥此时发兵进逼长安的心理了如指掌。隋朝末年,各路豪强竞起,到李世民即位时,除了梁师都之外,其余势力都已肃清,梁师都与突厥勾结,不断怂恿其南侵。要使突厥退兵,决不可闭门自守,而应该出其不意,在气势

上先战胜他们。李世民与高士廉、房玄龄等人乘六匹马到便桥南,隔渭水与颉利可汗对话,斥责他破坏此前的和亲之约。突厥大军未曾料到李世民只带少数几人面对百万敌军,这扰乱了他们的心理,不久唐朝大军陆续进驻,旌旗蔽天,颉利可汗见唐军军容整肃,自己派出的使者又被扣留,于是大惧,向唐朝请和。李世民与颉利可汗就在渭水便桥之上,斩白马而盟。

李世民便桥会盟,不战而屈人之兵,又能以和为贵,堪称历史佳话,唐人编纂的《贞观政要》卷九《论征伐》中将此事置于首位。

(《光明日报》)

史海钩沉

“商山四皓”隐居避秦

□张丽娜

很久以前,秦朝有四个博士官:东园公、夏黄公、绮里季、角(ù)里先生。秦始皇焚书坑儒,他们看不惯,于是抱团辞职,隐居到了商山。

多年后,刘邦建立汉朝,当了皇帝。他听信宠妃吹枕头风,想废掉太子另立新储,皇后吕雉请四位隐士出山,帮太子解决这个大麻烦。四人应邀重出江湖时,都已八十有余,须发皓白,故名“商山四皓”。

“商山”在哪儿?众说纷纭。

济源人则认定商山在济源。史载,“四皓者,皆河内轵人也”。“轵”在今济源市轵城镇一带。因为近,他们抬抬脚就到了汝阳县。汝阳县十八盘乡的商山沟有个山洞,相传是商山四皓隐居处。汝阳县城关镇角里街有个商山庙遗址,供奉的也是商山四皓。

当地承留镇花石村一带有商山,山上有商山寺。附近的王屋山下还有个避秦沟。相传,四皓曾在此躲避秦朝苛政。

承留镇三皇村原名三皓村,葬着东园公、夏黄公、角里先生。

轵城镇绮里村葬着绮里季,村头田地旁有汉贤绮里季墓碑。在地里干活的老农说:“俺这儿的人都知道这碑。”

(《洛阳晚报》)

名人

张仲景:慈爱仁善的良医

□陈彧之

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。中国古代历史上名医辈出,而独有一人被尊称为“医圣”,他就是生活在东汉末年的南阳人张仲景。

史书中有一则张仲景治病的故事,二十来岁的张仲景,一望即看出当时颇有名气的文学家,名列“建安七子”之一的王粲患有麻风病,对他说:“您已患病,四十岁会掉眉毛,再过半年可能有性命之忧,如果服用五石汤,可以获免。”王粲有些“讳疾忌医”,从张仲景手中接过五石汤后,弃而不用。过了几天,张仲景又来拜访王粲,问他有没有服药,王粲说:“已遵照您的嘱咐。”张仲景看他的脸色,知道他没说实话,便说:“如果您服用了药,一定不会是这样的气色,您怎么如此轻视自己的生命。”王粲闭口不言,但没有服药,此后他所遭遇的情况,正如张仲景所预言的一样。

张仲景不仅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名医,也是一位慈爱仁善的良医。他生活的年代,是群雄割据、兵戈不断的年代,他亲历自己所属的宗族“死亡者三分有二,伤寒十居其七”,因此他博采众家药方,结合自己行医所得,撰成《伤寒杂病论》十六卷。这部著作在中医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,它奠定了中医学“辨证施治”的基础,后人称“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,不明本论者不可以为医”,将此书作者张仲景尊为“医圣”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(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)